

# 融汇中西的跨文化对话与学术创新

## ——重读《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札记

蔡 熙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民族研究所, 贵州 贵阳 550002)

[摘 要] 赵炎秋教授的著作《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分为三大板块,贯通西方文论、西方文学与中西比较文学。立足中国的学术立场,对西方文论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批评与反思;以深入浅出的论述、明白晓畅的文字进行文本解读;从具体的阅读中砥砺心智,表达自己的一孔之见。简要论之,该著跨越中西,沟通古今,在融汇中西的基础上进行跨文化对话与学术创新。

[关键词] 赵炎秋;《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跨文化对话;学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 I1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3)03-0155-03

### Cross-cultural Dialogue and Academic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Fusion of China and the West

#### ——Rereading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Literary Studies*

CAI Xi

(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 Guizho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Guiyang 550002 China)

**Abstract:**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Literary Studies*, authored by Professor Zhao Yanqiu, consists of three sections and is well versed i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western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Based on China's academic position, this book makes a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n-depth, interprets the text and profound theories in simple language, and expresses his own view from the specific reading. In short, this book crosses China and the West,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and makes cross-cultural dialogue and academic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fusion of China and the West.

**Key words:** Zhao Yanqiu,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Literary Studies*; cross-cultural dialogue; academic innovation

一般而论,文学研究包括三个部分: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湖南师大赵炎秋教授的文学研究,对这三方面均有所涉猎并且具有极大的开拓创新。如果说《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地、全面地研究狄更斯的理论著作,标志国内狄更斯研究的新高度”;<sup>[1]</sup>《形象诗学》从生活本身的具体可感性引出形象的具体可感性,以最终恢复文学同现实人生的关联为目标,展开了形象理论的重建;《明清近代叙事思想》立足于我国叙事文学

的特殊性,构建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叙事理论体系。那么,《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则显示出以“打通”为主要特点的治学路径。该书重印多次,均已售罄。对于学术书籍,重印多次在当下是不多见的。这也说明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份量。由于作者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今重读,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于是零零碎碎地记下来,与学界同仁共享。

《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是作者的论文集。作者在后记中虽然自称这是一本“小书”,但“小书”

收稿日期: 2013-01-22

作者简介: 蔡 熙(1967-),男,湖南永州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文化研究。

容量不小,内容丰赡,篇篇都是深入的专题研究。作者将全书分为三大板块:第一板块为西方文论研究,深入探讨了西方形象论文论与语言论文论的源流、演进轨迹、特点及局限性。第二板块为西方文学研究,它既有对经典作家如莎士比亚、狄更斯、易卜生的研究,也有对先锋文学及新晋作家如帕慕克的研究。第三板块为比较文学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切入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探讨其异同。从内容层面看,全书三大板块贯通西方文论、西方文学与中西比较文学,知识渊博,视野开阔,见解深刻独到。简要论之,该著跨越中西、沟通古今,在融汇中西的基础上进行跨文化对话与学术创新。

创新是学术的灵魂,没有创新,学术的生命就要停止。这是学术界的每一个人都耳熟能详的命题。但是创新何其难也!当下学界某些人对于学术创新有几种误解。一是认为目迷五色的名词轰炸、新鲜术语的杂耍就是创新。仿佛没有这些新名词、新术语、新范畴,文章就显得不“前卫”,就无法表达自己的思想。二是机械地搬用国外批评理论,缺乏批评、反思立场的论文与著作比比皆是。长期沿用从西方舶来的学术语言、概念范畴,使得我国的文学研究在国际学界长期处于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三是看不起小的见解,认为创新就是气度非凡的理论建构,殊不知理论建构是由一个小小的见解汇集起来的。赵炎秋教授的学术创新则显示出别样的治学理路,因此也为我们树立了治学的榜样。在他的著作中,没有哗众取宠的新鲜术语,只有扎扎实实的论述,严谨的逻辑衍绎。

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批评流派潮起潮落。语言论文论在批评界处于执牛耳的地位。不少论者津津乐道的是西方语言论文论的优点与长处,但是对它的局限性与不足却视而不见,在运用这一理论时很少对其理论陷阱持警惕和怀疑的态度,更鲜见有意识的批判。赵炎秋教授立足中国的学术立场,对其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批评与反思,从三个方面论析了其不足:(1)语言论文论的理论基础不牢靠,把局部的相对的道理绝对化、普遍化。(2)放弃了对意义与真理的追求与探寻。(3)割断了文学与生活的联系。对理论陷阱的洞悉,不仅需要对话与争鸣的精神,更需要挑战的勇气。

当下的外国文学研究论文喜欢分析面铺得很广的面面俱到的论述,喜欢全面综合的介绍。触目可见的是机械地把作家的作品作为印证某种时髦理论的工具,将文学作品的解读沦落为理论的附庸。该著的不同之处是以深入浅出的论述、明白晓畅的文字阐释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解。对于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国内的研究成果已经是汗牛充栋。国内评论界一般认为,它通过婚姻家庭问题,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人公娜拉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反叛者,海尔茂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代表人物。赵炎秋教授的研究从男女两性关系的视角进行了别具一格的探索与思考,破除了这种思维定势,提出了崭新的观点:“《玩偶之家》中,作者对于两性关系的探索与思考,主要表现在娜拉与海尔茂夫妻之间的矛盾冲突上。”“娜拉与海尔茂之间的互不理解,他们的冲突与对立,并不是由于缺乏接触与交流,而是由男女之间不同的意识造成的。娜拉从女性的角度出发,遵循的是自然与情感的法则,重视的是亲人与家庭的幸福;海尔茂从男性的角度出发,遵循的是社会与理智的法则,重视的是个人的事业和社会上的成功。”<sup>[2]257-261</sup>这一新颖的观点是有理有据的。

从具体的阅读中砥砺心智,表达自己的一孔之见,是该著学术创新的一大特色。钱钟书曾说:“许多严密周全的哲学系统经不起历史的推排消蚀,在整体上都已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一些片断思想。”<sup>[3]</sup>该著处处散发着木石砖瓦式的片断思想。以《伊斯坦布尔的“呼愁”试探》为例,“忧郁是个体面对城市的破败、衰落所起的心理反应”,“呼愁”则是“城市的破败、衰落在伊斯坦布尔人心中层层积淀而形成的一种共同的心理结构,一种面对世界、处理问题的方式,是伊斯坦布尔文化的基本特点”;“呼愁是伊斯坦布尔人共同的文化与心理构成”;“呼愁是伊斯坦布尔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内容”;“衰败构成了伊斯坦布尔的‘呼愁’的基础,而‘西化’与‘土耳其性’则是‘呼愁’形成的两个关键”等,都是精辟的小见解,其虽小却具有沉甸甸的力量。像这样的“小见解”在该著中比比皆是。

## 二

如果说第一、二板块主要是西方文论与西方文学研究,那么第三板块则主要是体现跨文化、跨语境特点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从不同的视角、立场和观点与西方学界进行对话,更能张扬研究者的主体性,因而也就具有更大的难度。这种谈古论今,中西互参的研究必须具有新旧打通、融汇中西的学识与功力。近代学者中,从王国维、梁启超,到胡适、陈寅恪、鲁迅以至钱钟书等,由于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修养,又不同程度地汲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在中西互释、互证、互补的双向对话中开掘出了重要的理论成果。赵炎秋教授在这一领域同样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在中西对话中张扬自我,弘扬批评的主体意识,是该著的一大特色。

该著的平行研究注重类同和相异比较,探寻人类的“诗心”“文心”,揭示文学的基本规律。《近代中西小说比较中的想象西方问题》一文从内容和艺术的角度比较中西小说的特点,进而提出想象西方的重要命题。“所谓想象西方,就是在认知、理解西方的过程中,掺杂了一定的主观因素,主观的把握与客观的现实有一定的距离。”<sup>[2]276</sup>近代中国对于西方的想象存在着正反两个方面,正面的想象大多集中在西方的社会制度、科学技术、民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小说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和小说本身的性质特点等之上,而反面的想象则大多集中在伦理、道德、习俗礼仪等方面。笔者尤其感兴趣的是《中西神话、仙话比较研究》一文。与希腊神话、印度神话等相比,中国神话不发达已成公论,对其原因也多有探究。该著的亮点在于发现了中国的仙话较西方发达得多,“汉民族的仙话就不仅是丰富多彩、形式多样,而且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封神榜》、《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均是具有很高艺术水平的长篇叙事作品。欧洲各民族的仙话则贫乏得多,除了一些带有仙话色彩的宗教故事之外,其他的东西就不多了。”<sup>[2]306</sup>首先,对“仙话”的定义作了明晰的界定:“仙话就是民族整体摆脱蒙昧之后,个人或少数人所创造的缺乏科学基础的超自然的故事。”<sup>[2]313</sup>其次,对其生成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中

国仙话的创作环境自由宽松,不少士大夫甚至以谈仙说道为荣。因此,在中国的仙话作品中,既有以道教为背景的《神仙传》、《列仙传》,也有带着强烈佛教色彩的《西游记》和以民间信念、民间传说、民间故事为基础的《封神演义》、《聊斋志异》,以及渗透到各种仙话中的玉皇大帝仙话系列,种类繁多,色彩纷呈。在此基础上,通过中西神话、仙话的比较进而揭示了中西文化、社会的诸多差异。“中国人普遍幻想甚至相信、追求长生不老,神仙之说盛行。”而“西方人由于受基督教的影响,普遍希冀的是死后上天堂,相信人可以长生的不多,神仙之说不大流行。”<sup>[2]313</sup>

该著在跨文化文学对话中将阅读对象的理解化为了自我的一部分,犹如水中之盐,显得水到渠成。这无疑得益于作者融汇中西的学术修养。赵炎秋教授治学三十余载,视学术为生命,一方面,他对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有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对西方的文学理论谙熟于心,而且英文造诣很深。因此,不仅能够以西方的眼光来考察中国的诗学传统,而且能够以中国的眼光来审视西方的诗学理论。唯其如此,才能既植基华夏又旁涉异域,既立足传统又关注当下,以一种宏阔的学术视野,对古今中外各种文化文学现象予以通观圆览,并结合自己独特审美感受和创作体验,进行双向阐发。

以上择要讨论了《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一书的特点和学术贡献,当然远远不止这些,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赘述。

## 参考文献:

- [1] 殷企平. 新中国60年狄更斯研究之考察[J]. 外国文学研究, 2011(4):60-69.
- [2] 赵炎秋. 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 [3] 钱钟书. 七缀集[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34.

责任编辑:李珂